

广东人民出版社

播火者

乔先 著

播 火 者

乔 先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粤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张雄辉

封面设计:王小斌

责任技编:梁 智

播 火 者

乔 先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教育厅教育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环市东路 461 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220,000 字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218——01858-0/I·220

定价:1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乔先，本名陈乔先，1938年10月生于广东澄海。1961年毕业于广东石油学校。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茂名石油报文艺编辑。

初中时期即迷恋文学并发表习作，后因命途多舛息笔多年。当过无业游民、临时工、代课教师。1979年复职后重新笔耕，至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余万字。主要作品有报告文学《火之魂》、《地热》，小说《爱情是个谜》、《松绑》等。部分作品在省市及全国获奖，并被多家出版社收入集子。

难得是真诚

——《播火者》序

吕 雷

一部书稿摆在我面前，它来自茂名——南中国的工业重镇，我曾抛洒过青春、梦想和热汗的第二故乡。出自我所熟悉的浑身散发着油味的工人群众之中。看到它，感情的基因即刻唤起我的回忆，在炼塔林下工作的日日夜夜又仿佛浮现在眼前。

这部集子的作者，名叫乔先。

我第一次结识乔先，大约在 79 年，那时我在茂名石油工业公司（现称为茂名石化公司），工会办一份名为《工人作品》的刊物，我和工会的老宣传部长李君曼同志发现了一篇好稿子，立即约见作者谈修改意见，这个颇具才华的作者，就是乔先。记得他刚从乡下落实政策复职到茂油，生活还很困难，但笔耕热情很高，见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此君命途多舛，真诚未泯，对文学依然一往情深。

此后又读到 he 不少稿子。我调省作协后，报刊上仍不时

见他作品问世。我主编的一部报告文学集中，也收有几篇他的作品。其中一篇文章有一股打动人的感情力量，立意很好，我便建议他把文章题目改为《火之魂》，他欣然同意，我当即将此作为书名，这就是后来由陈锦华同志题词的报告文学集《火之魂》。

乔先长于小说、报告文学，也写散文，报告文学中的人物，几乎都是油城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干部，作品有激情，有思辨，有形象，我认为最难得的，是一股力透纸背的真诚。我是从工人业余作者队列中走过来的，深深体味过其中甘苦，不少人志大心雄，但写着写着就辍笔了，惟有乔先和他的几位同好，坚持爬格子，十几年乐此不疲，而且写的都是企业所熟悉的人和事，散发着芬芳的“油味”，跳荡着令人瞩目的“火之魂”，令我肃然。尽管文坛中有人对此等文字不屑一顾，目为“车间文学”，料其难登大雅之堂，但我深知，乔先们对此并不在乎，企业是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成长于斯，笔耕于斯，当然也就奉献于斯。没有那种对人、对文学、对生活、对自己的企业真诚的眷恋，能把自己十几年宝贵的业余时间耗在青灯卷帙中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拼搏，是一场付出和收成极为悬殊的劳动啊！诸君不信，谁来试试？

斗转星移，岁月沧桑，人世间无时不处于无穷的变化之中，社会生活在变，人际关系在变，价值观也在变，在大千世界的万花筒中，一切都在分化、组合、变幻，令人眼花缭乱，唯独有两个熠熠放光的大字似乎是永恒的，这就是——真诚。真诚是一种可贵的品格，一种美德，一种人世间须臾不可或缺的宝贝。多一点真诚，少一点矫饰和欺诈，这个世界会美丽许多！

难得是真诚，真诚无价！

目 录

序	吕雷
---------	----

报告文学

春风化雨	1
火之魂	15
在失重中求平衡	31
在道德的天平上	42
永不锈蚀的犁铧	47
大力神的雄风	57
在光和热中升华	71
扳动经济杠杆的人	79
小燕，在童心里掠飞	94
黄色的幽灵	103
“龙头”见闻录	108
“快活林”传奇	116
凝重的矿山	127
让天空一样蔚蓝	139
微笑在绿城	143

地热·····	152
赶油人记事·····	161
雪尽马蹄轻·····	170
金海湾，银海湾·····	178

小 说

春雪·····	185
水乡镇的喜剧·····	201
琴魂·····	213
几度玉兰开·····	217
生意人和他的狗·····	225
入门笑·····	230
悠悠元宵月·····	235
松绑·····	243
一把火·····	248
爱情是个谜·····	251
大枫树下·····	255
水乡一夜·····	258
集市二重奏·····	261
白雾升起的山口·····	265
韭叔和他的老屋·····	269
空宅·····	273
情殇·····	276
小镇，消失了一个女人·····	286
影子·····	295
索命的光环·····	309

散 文

又见麻雀·····	334
玉湖之旅·····	337
高楼没有故事（外一章）·····	340
浮思录·····	342
人生二题·····	344
海韵二章·····	346
梦榕·····	348
多味的海·····	350
琅琊情结·····	352
乡情·真情·诗情·····	355
后记·····	363

春风化雨

——访广东石油学校副教授刘德周

一个人活着，应该把力量集中在哪一个作用点上？这是一个既简单而又复杂、既有趣而又严肃的问题。广东石油学校力学副教授刘德周用行动这样回答——

鸿雁殷勤慰恩师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我漫不经心地翻阅着当天的《羊城晚报》。蓦然，在全省中专首批晋升副教授的名单中，一个熟悉的名字赫然窜入眼帘：刘德周。我瞪大眼睛细看，一点不错，是他——我二十年前的老师！顿时，一股热流从我的心尖汩汩涌出，回荡升腾。一个名字，竟勾起多少往事！不久，由于工作关系，我有机会读到有关这位副教授近年来大量的先进材料。这些材料就象一面面镜子，从各个角度映照出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姿采。它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生动，以致令我不能自己。我决定去拜访他。

当我走进刘副教授简朴的客厅时，他正在整理信件。虽然睽违多年，他还是一眼认出了我，兴奋地招呼我坐下，忙着给我泡茶。我端详着年近花甲的老师，心里暗自称奇，尽管面容明显地留下时光流逝的痕迹，但昔年风范依然：慈蔼、谦和、淳朴。也许你不大相信，眼前这位穿着短恤衫，玄色裤，膝头上打着补丁，精瘦微驼的老人，竟是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力学学者！那瘦削的脸，仍是那种令人忘不掉的亲切坦然的微笑；眼睛里仍是闪射着睿智深沉的智慧之光。

“您这些信……？”

“喏，这都是学生来信，”刘副教授笑吟吟地说。“我跟弟子算是有些缘分，他们爱给我写信，什么都谈。这是我一笔不小的精神收入哩！嘿嘿，今天瞅个空，查查还有没有欠谁的信债。”

“能让我看看吗？”我眼馋了。

“行啊，没什么秘密。”刘副教授风趣地说。我随手拿过几封信，饶有兴味地展读起来。信写得率真、亲切，一种深厚朴实的师生情谊跃然纸上：

敬爱的刘老师：

教学实践使我们越来越体会到讲好课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教学法很重要。我们理所当然要请教您老人家啦！不知您的《工程力学教学法》编好了没有？我们等待着……

刘老师：

去年这个时候，您带病上二十几节课。讲台上一出现那把椅子，我们心里就难受，知道您又不舒服……您真该象对待工作一样认真地对待一下疾病才好！教育事业太需要您这样的人才了！北方的气候已比较凉爽了，欢迎您来这里看看、散散心……

敬爱的老师：

……我回来后就结婚。不久爷爷又病故，一直没给您写信，请原谅吧！我的学时安排基本上采纳您的建议，第一堂课基本过关。感谢您给了我教书的资本……在一本外文资料上，用“范得保效应”解释钻杆扭转时的一些现象。但“范得保效应”的具体内容，书中未作介绍，其它资料也查不到，只好请教您了……

……

看来，学生结业了，而这位老师的责任却远远没有完结。年复一年，一批批学生展开丰满的羽翼飞遍海内，不少人已经成了各类中专和技校的力学骨干和石油工业的生力军，有的甚至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真是“桃红李白，各逞风流”。然而谁也没有忘记这位苦心扶掖他们成长的恩师，仍然把他当作自己的严师益友。一年之中，从河北，从甘肃，从辽宁，从新疆……不知有多少远方来鸿，殷勤地给他送来珍贵的精神礼物。

我不禁赞叹道：“老师，您是成功的，无论治学和树人。实践已经作出正确的鉴定了！”

“不，不……”这位思路敏捷，在讲坛上对答如流的老师，竟然显得局促而有点结巴了，“我……算什么呢？不过是……当当‘人梯’吧。”

“人梯”——多么恰当的自白呵！几十年来，他的学生正是踩着这把“人梯”攀登上科学的城堡的。我感兴趣的是，究竟是什么“力”支承着他，使他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奋然前行，与他的学生结下了如此深厚的不解之缘呢？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这才是咱们的讲坛！”

一九四三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现了一名来自福建上杭贫瘠山区的新生。这位英气勃勃、抱负过人的青年时常发表感慨：“中国太落后了！我们应该为振兴工业当动力！”——他，就是年青的刘德周。他选择了动力专业，学习用功刻苦；用英文答辩和书写论文得心应手，不乏创见。谁料毕业之日，正是蒋家王朝覆灭前疯狂挣扎之时。这个研究动力的大学生，竟无力争得一个饭碗！迷惘失望之中，他回到苦难的故乡，到一所中学去代课，饱尝世态炎凉的滋味。迂腐、窒息的空气包围着他，动辄得咎、寄人篱下的现实威胁着他。那时的讲台，不过是他廉价出卖知识的场所。他问自己：“什么时候才有抬起头，直起腰，堂堂正正传道授业的一天？”

这一天终于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到来了！刘老师应聘来到广东汕头金山中学。这是全省一流的中学之一，山明水秀，人才荟萃。刘老师以其不凡的才气受到器重。组织上让他担任汕头市教育工会业务部负责人和学校数学教研组长。真是“满山红日照乾坤”，刘老师感到生活从未有过如此的自由、光明、充实。当他第一次登上讲坛，面对着一双双明亮有神而又充满期待的眼睛，他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一股庄严而自豪的感情震撼着他：“啊！这才是咱们自己的讲台！我愿意一生与它结伴！”

天空任鸟飞。一九五六年，刘老师为金中培养了一批批合格的学生和一班出色的青年教师之后，便被调往广州。他去省教育厅报到，一位负责同志笑着问他：“到广州石油学校去怎么样？它刚刚诞生，很需要人扶持，你想得通吗？”刘老

师明白对方的话意：他的几位同事都先后调到大学里去了，凭他的学识，完全有资格去站最高学府的讲坛。但是他马上想起了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看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于是他痛快地回答：“我去！”石油学校以它的年轻活力深深地吸引着他。学校党委知人善任，把这块好钢用在刀刃上，委以“力学、金工、制图”教研组长和第一任工会主席的重任。这时刘老师接触的，是一个更加具体而紧迫的新课题：石油，是工业的血液。而我们的母亲，太需要洗刷“贫血”的耻辱了！我们必须有自己庞大的“血库”。听一听刘伯承同志焦虑的呼唤吧：“石油工业在工业与国防上作用太大，我们努力发展它吧！”听一听陈毅同志激昂的动员吧：“发展石油工业是新中国工业建设的重点，必须下极大的决心去完成！”又一个洪钟巨响震聋发聩：“希望正大，前途光明！”这是周总理的声音！时代在呼唤，事业在期待，刘老师激奋不安了。没有人才，一切都会落空！一分钟也耽误不得，他必须尽快地把人才输送出去，越多越好。他积聚浑身的力量，象一只冲霄而起的苍鹰，飞向那更新的高度。

事业心，永远是刚体

可惜，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猛烈的风暴将他打翻落地。

往事如烟。那是一九五六年，这位正直的知识分子，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于是历史误会了他。就象人们通常知道的那样，等待他的，是激烈的声讨，无情的斗争，无休止的交待。那时我们担心，这位颇重名节的力学教师，会不会在

超负荷的压力下变形、断裂、粉碎了？然而事实却教人感到惊奇，明明挨了一阵“轰击”，可转身踏上讲台，似乎一切不幸都没有发生，面带笑容，心平气静，讲课仍是那样有条不紊，丝丝入扣。倒象他刚从一场学术例会上归来。这种惊人的自制力常使我们慨叹不已。他珍惜的是他的讲台，他的学生。尽管有时也碰上一些怀疑的、冷落的、甚至是敌意的目光，引起感情上一阵短暂的痉挛，但他终究在为数众多的学生中找到慰藉和希望。

关于个人的坎坷和不幸，刘老师总是不愿提及。他说：“怀旧没多大意思。重要的是现在和未来。”他只提到两件事：有一回，挨过批斗，回家时已是深夜了，他疲乏地坐到案前，摊开纸笔。只写下“自我交待”四个字，笔尖停住了。交待什么呢？他放下笔，摸出烟斗，烟丝没有了。他巴吱巴吱地猛吸了几口空烟斗，过过瘾，重新陷入苦思。猛然，他想起了明天的力学课还未备好，心里一震：怎么办？在讲坛上，他是从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明天，又将如何向学生“交待”？他权衡着，斗争着，心情烦乱极了。当他推开窗户，迎着一阵清爽的夜风，眺望着林木交掩中酣然睡去的学生宿舍楼，他感到自己的责任了。他推开“自我交待”，拿起备课本，喃喃地自语：“斗就斗吧！敷衍塞责，愚弄学生，那才是真正的罪过！”

又有一回，刘老师下宿舍辅导，听见一个学生在骂：“怪不得刘××是个右派，要求这么苛，看我不学这该死的力学又怎么样！”刘老师推门进去，那学生尴尬地低下头来。刘老师平静地说：“骂我可以，但不能因人废学呵！祖国把你们交给我，我没有权利对你降低要求。”这一骂，倒触动了他的一桩心事，原来他早就打算编一本对石油专业更具针对性、更

系统而又深入浅出的力学教材，让学生学起来更省力，更有效果。于是他开始翻阅中外典籍，博采精华，伏案编纂……不久，一部颇具特色的《材料力学讲义》诞生了。当这本散发着墨油香气的讲义发下来时，连那位骂过他的同学，也满意地笑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十年浩劫，他的日子更不好过了。他被封为“走资派的死党”。无论白天、黑夜，只要“斗士”们技痒了，他就倒霉。有时，课才上一半，忽然高音喇叭吼叫着：“刘德周！立即到×××交待问题！”这时候，他不得不抱憾地向学生“请假”，停下复杂的力学计算，匆匆跑去接受另一种“压力试验”。当时，在中国，老牌翻新的“株连政策”象瘟疫一样四处流行。灾难的魔影一再光顾他那个本来就元气大损的脆弱之家，真应了那句“一波三折，祸不单行”的老话。然而逆境始终没有使他失掉勇气，撤离讲坛。他微笑、泰然，仍旧虔诚而执着地迷恋着教学和科研。他说，个人的不幸倒无所谓，最使他痛苦和忧虑的是那些满脸造反气的无心向学的学生。他懂得，科学与人类共存，它对于一个遭过劫难的国家，将有一天显得更加重要；这些鄙弃和糟践科学的人，将来拿什么去建设劫后的家园？！但是刘老师以其“有罪”之身，又有什么资格去对这些骄横跋扈的政治畸形儿进行什么思想教育？他能够做到的，是在学业上委婉地规劝、诱导，同时编好教材，提高教艺，千方百计吸引他们的兴趣……

“本性能耐寒，风霜其奈何”。就在这风雨如磐的岁月中，他带动几位同事主编了几十万字的《机械设计基础》，终于在一九七七年出版了。

有人问，刘老师也是人，能没有人的喜怒哀乐吗？有的，

他的确不止一次在迷惘中徘徊，在痛苦中战栗，但他不甘沉沦，挣扎着站起来了。是什么支持着他勇于同自己的厄运宣战呢？这个谜，还是让刘老师自己解吧：“我只有一个想法，不管历史如何回旋，总归是要前进的；母亲也有错怪儿子的时候，但她始终是自己的母亲。总有一天，各种被搞糊涂了的概念都会得到澄清。”

我想起了力学中的刚体——一个不被任何外力破坏的理想物。谁要有刚体一样的信念和事业心，就能处变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灵魂上获得自我解放。

为有源头活水来

凡听过刘老师讲学的人，无不为他那精深的造诣和高超的讲学艺术所倾倒。抽象的、艰涩难懂的东西，经他娓娓道来，顿觉豁然开朗。有一次，茂名石油工业公司炼油厂请他为检修工人讲解一个新型传动装置的原理。当时有关这种新装置的资料还不多。为了讲得通俗易懂，他精心研究教案，制作模型。装置中有个“摆线轮”，摆线该怎么讲呢？“一圆在平面上滚动时，圆周上一点的运动轨迹”——很对，而“运动轨迹”又是什么呢？这些概念、科学术语准会叫工人师傅皱眉打呵欠。刘老师成竹在胸，毫不费劲地边讲边画：“你骑着自行车在平直的路上朝前跑，车轮的气嘴（即打气孔）在空间经过的位置所连成的曲线就是摆线。”工人们听了点点头，满意地笑了。

人们盛赞他讲学的成功，却未必尽知他那“台上一日，台下三年”的苦功。他讲学的对象很广泛，有工人、学生、技